

还读我书室主人评

兒女英雄傳

〔清〕

文康 著
董恂 評
尔弓 校釋

还读我书
室主人评

儿女英雄传

下

〔清〕文康 著

〔清〕董恂 评

尔 弓 校释

齐 鲁 书 社

1989年·济南

第二十四回

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弹月老

这书一路交代得清楚：雕弓宝砚，无端的自分而合，又自合而分；无端的弓就砚来，又砚随弓去。好容易物虽暂聚，尚在人未双圆，偏偏一个坐怀不乱的安龙媒苦要从圣经贤传作工夫，一个立志修行的何玉凤又要向古寺青灯寻活计。这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无端弄笔，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。上回书费了无限的周折，才把安龙媒一边安顿妥贴，这回书倒转来便要讲到何玉凤那一边。

却说何玉凤自从守着他父母的灵在安家坟园住下，有他的义娘佟舅太太合他乳母陪伴，一应粗重事儿又有张太太料理，更有许多婢子婆儿服侍围随，倒也颇不冷落。又得安太太婆媳时常过来闲话，此外除了张老在外照料门户，只有安老爷偶然过来应酬一番，等闲也没个外人到此。真倒成了个“禅关掩落叶，佛座稳寒灯”的清净门庭。

姑娘见住下来彼此相安，便不好只管去问那找庙的消息。只是他天生的那好动不好静的性儿，仗着后天的这片心，怎生扭得过先天的那个性儿去？起初何尝不也弄了个香炉，焚上炉好香，坐在那里收视返听的，想要坐成个“十年面壁”；怎禁得心里并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，不知此中怎的，便如万马奔驰一般，早跳下炕来了。

舅太太见他这个样儿，又是心疼，又是好笑。那时手里正

给他作着认干女儿的那双鞋，便叫他跟在一旁，不是给烧烧烙铁，便是替刮刮浆子，混着〔一〕他都算一桩事。实在没法儿了，便放下活计，同了张太太，带上两个婆子丫鬟，同他从阳宅的角门出去，走走望望；回来又掉着样儿〔二〕弄两样可吃的家常菜他吃，也叫他跟着抓挠。到晚来，便讲些老话儿，说些古记儿，引得他困了好睡；睡不着，一会给他抓抓，又给他拍拍，那么大个儿了，有时候还揽在怀里罢不〔三〕着睡，那舅太太也没些儿不耐烦。那消几日，把姑娘的脸面儿保养得有红似白，光滑饱满；心窝儿体贴得无忧无虑，舒畅安和。人都道是舅太太怜恤孤女的一片心肠，我只道这正是上天报复孝女的一番因果。

列公，你只看他这点遭际，我觉得比入阁登坛、金闺紫诰还胜几分！你道这话怎么讲？人生在世，有如电光石火，讲到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岂不是桩不朽的事业？但是也得你有那福命去消受那不朽；没那福命，但生一分妄想心，定遭一番拂意事。〔守分安命，顺时听天，阅历有得之言。〕便是有那福命，计算起来，也吾生有限，浩劫无涯，倒莫如随遇而安，不贪利、不图名，不为非、不作孽，不失自来的性情，领些现在的机缘，倒也是个神仙境界。

话里引话，说书的忽然想起一个笑话来：曾闻有个人，在生德行浩大，功业无边，一朝数尽，投到阎王殿前。阎王便叫判官查他的《善恶簿》。那判官禀道：“此人《善簿》堆积如山，《恶簿》并无一字。”阎王只把他那《善簿》的事由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人功德非凡，我这里不敢发落，只好报知值

日功曹，启奏天庭，请玉帝定夺。”少时值日功曹把他带上天庭，奏知玉帝。玉帝天眼一看，果然便向那人道：“似你这等的功行，便是我这里也无天条可引，只好破格施恩，凭你自己愿意怎样，我叫你称心如意便了。”那人谢过玉帝，低头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不愿为官，不愿参禅，不愿修仙。但愿父作公卿子状元，给我挣下万顷庄田，万贯金钱，买些秘书古画，奇珍雅玩，合那佳肴美酒，摆设在名园，偌着我同我的娇妻美妾，呼儿唤女笑灯前。不谈民生国计，不谈人情物理，不谈柴米油盐，只谈些无尽无休的梦中梦，何思何虑的天外天，直谈到地老天荒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。那时再逢开辟，依然还我这座好家山！”玉帝迟疑道：“论你的善缘，这却也不算妄想，只恐世界里没这样人家。”他道：“世界之大，何所不有！一定有的。”玉帝听了大喜，立刻抬身离坐，转下来向他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我一向只打量没这等人家，你既知道一定有的，好极了，请问这人家在那里？就请你在天上作昊天上帝，让我下界托生去！”

据这笑话听起来，照这样的遭际，玉帝尚且求之不得，那何玉凤现在所处的，岂不算个人生乐境？那知天佑善人，所成全他的还不止此！此是后话，暂且休提。

且说那舅太太只合姑娘这等消磨岁月，转瞬之间，早度过残岁，又到新年。舅太太年前忙忙的回家走了一盪，料理毕了年事，便赶回来。姑娘因在制中，不过年节，安老爷、安太太也给他送了许多吃食果品糖食之类。舅太太便同张太太带了丫鬟仆妇，哄他抹骨牌、掷览胜图、抢状元筹，再加上包煮饽饽、作年菜，也不曾得个消闲。安老爷那边，公子已经成人，

第二十四回

又添了一个张金凤，带了儿妇度岁，自然另有一番更新气象。无非热闹喧阗，一时也不及细写。过了元旦，舅太太合张老夫妻分头过去拜年，安老爷合家也来回拜，并看姑娘。

匆匆的忙过正月，到了仲春。春昼初长，一日，安太太闲中无事，合媳妇张姑娘过来，坐下谈了一会。只见外面家人抬进两个箱子来，舅太太便道：“这是作甚么呀？年也过了，节也过了，又给我们娘儿们送礼来了不成？”安太太笑道：“倒不是送礼，我今日是拗掇〔四〕你娘儿们来了。”因指张金凤说道：“我们亲家太太是知道的，我娶这房媳妇的时候，正在淮安，那时候忙忙碌碌的将就完了事，也不曾好生给他打几件首饰、做几件衣裳。如今到了家，这几日天也长了，我才打点出来。大衣裳呢，都交给裁缝作去了，几件里衣儿合些鞋脚不好交出去，——我那里是一天不断的事，我想着舅母合我们亲家，大长的天也是白闲着，帮帮我，又解了闷儿。”张太太见张罗他女儿，有个不愿意的？忙说：“使的。”舅太太道：“姑太太，你等着，咱们商量商量。你们两亲家，一个疼媳妇儿，一个疼女孩儿罢了；我放着我的女孩儿不会扎裹〔五〕？我替你们白出的是甚么苦呀！叫你们给我多少工钱哪？”

玉凤姑娘此时承安老爷、安太太这番相待，心中自是不安，巴不得借桩事儿补报一分才好。听舅太太如此说，便道：

“娘不要这么说，咱们也是天天儿白闲着，都是家里的事，怎么合人家要起工钱来了？你老人家要怕累的慌，我帮着你老人家张罗，横竖这会子缝个缝儿、跷个带子、钉个钮襻儿的，我也弄上来了。”说着，又向安太太道：“大娘只管留下罢，我娘不应，我替他老人家应了。”安太太连说：“狠好。”张金

凤便过来给他道了个万福，说：“我的事情倒劳动起姐姐来了，我先给姐姐道谢。等完了事，再一总给舅母磕头罢。”玉凤姑娘笑道：“咱们两个谁是谁，你还合我说这些！”舅太太看了，才笑着说道：“也罢了，看着我的外甥媳妇分上，帮帮姑太太罢。”便叫人把箱子打开，一件件的收清。姑娘也帮着归着。他只顾一团高兴，手口不停，梦也梦不到自己张罗的就是自己的嫁妆！

从第二日起，他便催着舅太太动手。舅太太便打点了，一件件的分给那些仆妇丫鬟作起来，自己合张太太也亲自^{〔六〕}动手。姑娘看看这里，又帮帮那里，无事忙，觉得这日子倒好过。

一日，正遇着阴天，霎时倾盆价下起大雨来。舅太太道：“瞧这雨，下得天漆黑的，咱们今日歇天工，弄点甚么吃，过阴天儿^{〔七〕}罢。”张太太道：“我过傖阴天儿哪？你让我把这只底子给姑娘纳完了他罢。”说着话，手里一带那麻绳子，把个针拉脱落下来了。他对着门儿，觑着眼睛，纫了半日也没纫上。便央及花铃儿说：“好孩子，你给我纫纫。你看我这眼可要不了。”姑娘看见，一把手抢过来道：“拿来啖，纫个针也值得这么累赘！”说着，果然两手一逗就纫好了，丢给张太太，回身就走，说：“我帮我娘作菜去了。”将走得两步，张太太这里嚷起来了，说：“姑娘，你回来，我那么老长的个大针，你纫了纫，咱的给我剩了半截子了！那半截子那去咧？”姑娘听了，也觉诧异，合花铃儿四处一找，花铃儿弯腰向地下拣起来，道：“这不是？这半截儿在地下呢！”原来姑娘纫的忙了，手指头肚儿上些微使了点儿劲，就把个大针搯两截儿

了，自己看了，也不觉大笑。

琐事休提。却说安老爷安顿下了姑娘，这边得了工夫，便一面择定日子先给何老夫妻坟上砌墙栽树，一面又暗地里给姑娘布置他要找的那庙宇。那时已接着邓九公的回信，说临期准于某日动身，约在某日可以到京。张金凤闲中又把这事已向公子说明始末原由的话回复了公婆。老夫妻听了自是欢喜，向公子不免有一番的勉励教导。公子此时是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，也用不着那样害臊，惟有恪遵亲命，静候吉期而已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只这等忙着，吃了粽子又吃月饼，转眼之间看看重阳节近，就要吃花糕了。^{〔八〕}安老爷见诸事大有头绪，才略略放心。便合太太商量，要过去向何玉凤姑娘开谈，说个明白。

列公此时自然要听听老夫妻见了何玉凤姑娘，这话究竟从何谈起，且请消停，〔尽管消停，我不气闷？〕这话非一时三言五语可尽。如今等说书的先把安家这所庄园交代一番，等何玉凤过来，诸公听着方不至辨不清门庭，分不出路径。

原来他家这所庄园本是三所，自西山迤迤而来。俚西一所，是个极大的院落，只有几处竹篱茅舍，菜圃稻田，从墙外引进水来，灌那稻田菜蔬，是他家太翁手创的一个闲话桑麻之所。往东一所，是个园亭样子，竹树泉石之间也有几处座落，大势就如广渠门外的十里河、西直门外的白石山道一般^{〔九〕}，不到得象小说部中说的那样画落天宫、神仙洞府的梦境梦话。这两所自安太翁去世，安老爷因家事中落，人口无多，便典与一个一般在旗的捐班候选道员史观察居住。再往东一所，便是

安老爷现在的住宅。

他这所住宅门前远远的对着一座山峰，东南上有从滹沱、桑乾下来的一股来源，流向西北，灌入园中。有无数的杉榆槐柳，映带清溪。进了大门，顺着一路群房，北面一带粉墙，正中一座甍瓦随墙门楼，四扇屏风。进去一个院落，因西边园里有个大花厅，当日这边便不曾盖厅房，只一溜七间腰房。左右两间各有便门，中间穿堂，东两间为安老爷静坐之所，西两间便是安老爷合那些学生门生讲学的绛帐。院中向西门里另有个客座，向东门里给公子作了书房。过了腰房，穿堂一座垂花二门，进去抄手游廊。五间正房，便是安老爷夫妻的内室。从游廊往东院里，安公子合张姑娘住；舅太太来时，便在西院一样的那一所居住。上房后层正中佛堂，其余房间作为闲房，以及堆东西合仆妇丫鬟的退居。佛堂后面，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土山，界了内外。另有一个小角门儿，锁着不开，是他家内眷到家祠去的路径。山后一道长街，东头有个向东的大栅栏门，便是这庄园的后门。对着那座大山，便是他家太翁的祠堂。左右群房，都有成窝儿〔一〇〕的家人住着。从后门顺着东边界墙向南，有个箭道，由那一路出去，便是马圈、厨房。再出了东首的随墙门，便到大门了。这便是他家这座庄园的方向，交代明白。

书中再表安老爷当日在青云山访着了何玉凤，便要护送他扶了他母亲的灵柩重回故里，与他父亲合葬。不想姑娘另有一段心事，当下便合安老爷说了“约法三章”，讲明到京葬了父母，许他找座庙宇，庐墓终身，才肯一同上路。安老爷看透他的心事，只得且顺着他的性儿，合他覆水为誓。一路到京，盘

算：“如果依他这句话，不但一个世族千金使他寄身空门不成件事，我的所谓报师门者安在？所谓报他者又安在呢？便说眼前有舅太太、亲家太太以及他的乳母丫鬟伴他，日后终究如何是个了局？待说不依他这句话罢，慢讲他那性儿不肯干休，又何以全他那片孺慕孝心？圆我那句千金一诺？何况承邓九公、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，还要把他合公子联就姻缘。如今我先失了这句信，任是邓九公怎样的年高有德，褚大娘子怎样的能说会道，这事益发无望了！”老爷这节为难，没日没夜的搁在心里。

展转寻思，也非止一日，才想了个两全的办法，密密合龀人议妥。便在紧靠他太翁祠堂两旁，拆去群房，照样盖起两所小四合房来：东首一所，便给何玉凤作了家庙，算给姑娘安了分家；西首一所，作为张老夫妻的住房，便算他两个日后百岁归居的乐土。不则一日，修盖完工，铺设齐全，老夫妻看过，见一切位置得妥当，心中大喜。恰好这日舅太太那里的活计也作得了，叫戴嬷嬷连箱子送过来。太太便合老爷说明，要趁个机缘过去，因叫戴嬷嬷回去致意：“说我少停亲自过来道乏。”

打发戴嬷嬷走后，安太太便带了张金凤先行到了那边，见了姑娘，事故〔一一〕了几句，作为无事，只合舅太太、亲家太太说些闲话。又提到姑娘满服快了，得给他张罗衣饰。舅太太道：“不劳费心，我女孩儿的事，我自己早都弄妥当了，临期横竖误不了。”姑娘听了，心里一想，果然这日子近了，我觉甚么簪子、衣裳都是小事，倒是我这庙怎么越发不听得提起了？难道父母下了葬，我还在这里住不成？”

才待合安太太说话，只见安老爷带了一个小僮踱了进来。

彼此见过，老爷坐下，便望着姑娘说道：“姑娘大喜！”何玉凤倒是一惊，说：“伯父，这话何来？我还有甚么喜事？”安老爷道：“你说的那庙，我竟给你找妥当了。”姑娘这才转惊为喜，忙问：“在甚么地方？离我父母的葬地有多远？”安老爷道：“我一共找了三处，就中两处我先有些不中意，特来合你商量。一处离此地有一里来地，还不算远，庙中只有一个老尼，闲房倒也有几间，却是附近的那些作长短工的以至串乡村小买卖人包租的；你原为图个清静，这处要想清静却是不能。”姑娘道：“这处敢是不妥。”安老爷道：“那一处大约更不合你的式了：第一，离这里过远，座落在城里，叫作甚么汪芝麻胡同^{〔一二〕}，也不知是贺芝麻胡同。当日那庙里的老姑子原是个在嫁出家，他的丈夫时常还到庙里来往。如今那老姑子死了，他这个徒弟因交游甚广，认得的王孙公子极多，庙里要请一位知客代书，并且说带发修行的都使得。他庙里一年两季善会，知客是要出来让茶送酒，应酬施主的。姑娘你想，这如何是咱们这样人家去得的？何况于你！”姑娘道：“不必讲，这更不妥了。还有一处呢？”老爷道：“那一处却又更近了，又怕姑娘你不肯。——这座庙就在我家。”

姑娘笑道：“伯父家里怎么有起庙来？”安老爷道：“姑娘你却不知。我家这所庄园后墙，却是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山，山后隔着一道长街，才是围墙，那山以外墙以内，本有我家一座家庙。如今我就要在靠着我那家庙，给你暂且收拾出一个清静地方来。——便是你伯母合你张家妹子来着也近便，我们舅太太合亲家太太更可以合你常久同居，离你父母的坟上更是不远。你道这处如何？”

姑娘听了，一想：“这不闹来闹去还是闹到他家去了吗？”〔可不是这么是甚么！〕正在犹豫，只听他干娘问道：“姑老爷说的这里那里呀？不是挨着戴嬷嬷他家住的那一小所儿啊？”安老爷道：“可不就是那里！”舅太太道：“姑娘，不用犹疑了，听我告诉你：他家是前后两个大门，里边不通。方才说的这个地方儿，正在他家后门里头。那房子另有个外层门，还有层二门，没那么个清静地方儿了！除了正房供佛，其余的屋子，由着咱们爱住那里住那里。离你父母的坟比这里远不了多少，况且门外周围都是成窝儿的家人，又紧近着你嬷嬷的住房，比这里还严谨呢。就这么定规了罢。”

姑娘见他干娘说得这般合式，便说道：“既这样，就遵伯父的话罢。等我过去再谢伯父、伯母。”安太太道：“甚么谢不谢的，要是果然这样定规了，好趁早儿收拾起来。”安老爷笑道：“正是。姑娘却不可叫我白花钱。”姑娘也笑道：“二位老人家，你见我那句话说定了改过口？——但是我得几时搬过去？”安老爷道：“这倒不忙在一时了。算计着姑娘你是二十八满服，恰好就是这天安葬。这个月小建〔一三〕，索性等过了初一圆坟〔一四〕，十月初二日正是个阴阳不将〔一五〕三合吉日，你就这天过去。”当下说定，安老夫妻又闲话了几句回家。安老爷、安太太便在这边暗暗的排兵布阵，舅太太便在那边密密的引线穿针。〔虚领双控，提挈有力。〕

书中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看看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，事前也作了两日好事。那了那日，何玉凤便奉了父母，双双合葬。姑娘自然有一番悲痛，并那怎的掩埋、浇奠、焚献、营

修，俱不必细述。

姑娘脱孝回来，舅太太便催着他洗头洗浴。姑娘只说：“我这头天天儿篦，娘没瞧见？我换了衣裳才几天儿，都不用了。”舅太太道：“姑娘，甚么话！这安佛可得洁净些儿。再说，也去去这一年的不吉祥。”姑娘只得依着。舅太太又把给姑娘打的簪子、作的衣服拿出来，一一试妥当了。

到了圆坟这日，安太太合媳妇也一早过来，帮着料理一切。归着完毕，正谈明日的事，忽见晋升匆匆的跑过来回道：

“舅太太家打发车接来了，说请舅太太立刻回去。”舅太太满脸惊慌道：“甚么事呀？”晋升回道：“奴才问过来人，他说不知道甚么事，只说那两房的爷们说的，务必求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。”安太太也慌了，说：“到底是怎么了？”舅太太道：“大也不过那几个侄儿们不安静，家里没个正经人儿，我倒得走一盪。只是偏碰在今日，那里这么巧事呢！”姑娘先说道：“娘有事只管去罢，这里的事都妥当了，况且还有伯母、妈妈在这里，难道还丢的了我不成？”安太太道：“说的也是。今晚我留你妹子在这里陪着你罢。”舅太太正在觉得去住两难，见如此说，便说：“也罢，我且去，明日早晚必赶回来。”说着，忙忙的换了两件衣服，又包了个包袱，催齐了车，忙忙的去。这里安太太走后，便留下张金凤给姑娘作伴。吃过饭后，点上灯来，二人因明日起早，便也就寝，一宿无话。

却说安太太次日〔次日者，即前所称十月初二日阴阳不将三合吉日也。自此回第十四页起，历第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回，至第二十八回第十九页，皆此一日事也。可谓“化国之日舒以长”。〕才交五鼓，〔幼读《仪礼》、“射”“燕”等

第二十四回

篇，见其文繁节简，疑非一日昼六时所能卒事。比读此《传》，乃合即葬，而虞禫而即吉，以及婚礼中今之所谓下茶、通聘、奠雁、送妆、迎娶，古之所谓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徵、请期、迎亲，统举於一日之内，然后知《仪礼》诸篇之不足疑也。十三妹之言曰：“敢则《三礼汇通》这部书是他们家纂的。”亮哉！早坐了车，灯烛辉煌的来请姑娘进庙。恰好姑娘梳洗完毕，安太太便催他吃些东西，穿好衣服，一面叫跟的人先过那边去伺候，又留人在这边照看东西，自己便同姑娘出去上了车。张太太母女随后也上了车。出了阳宅大门，一路奔那座庄园后门而来。

姑娘在车里借着灯光看那座门时，原来是座极宽大的车门。那车一直拉进门去，门里两旁也有几家人家，家家窗戶里都透着灯光，却是各各的闭着门户。走了不远，便望见庄园那座大土山，对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庙，不曾到得跟前，东首便是一座小庙的样子。车到门前站住，安太太说：“到了。”姑娘隔着车玻璃一看，只见那座小庙一溜约莫是五间，中间庙门却不是山门样子，起着个鞍子脊的门楼儿，好象个禅院光景，门前灯笼照的如同白昼。拿车的小厮们卸了车，车夫便把骡子拉开。安太太合姑娘下来，等张太太母女到齐，便让姑娘先走。姑娘笑道：“到了这里，可没我先走的礼了。”〔能仁寺於尸山血海之旁行纳采、问名之礼，吉凶不嫌同日；业经作俑于前，请公入瓮将焉避之！〕

正让着，安老爷同了张亲家从二门里迎出来，说：“姑娘，不用让了，随着我先到各处瞧瞧，等到屋里再让。”说着，自己便在前引道，前头两个小厮打了一对漆纱风灯，又是

两个女人拿着手把灯照着。姑娘只得扶了人，随着安老爷穿过那座大门。两旁一看，都隔着一溜板院，那板院里也透着灯光，都像有人在里面。再向前走，对着大门，便是一座小小的门楼，迎门曲尺板墙上四扇碧绿的屏风，上面贴着鲜红的四个斗方，上写着“登欢喜地”四个大字。〔未画欢喜图，先登欢喜地。玩此四字，语意亦复双关。〕正中屏风不开，西首隔着一道板墙，从东首转进去，便是正殿院落。上面三间正房，东西六间厢房。顺着正房两山两个随墙角门进去，一边两间耳房。正院里墁着十字甬路，四角还有新种的四棵小松树。姑娘看了这地方，真个收拾得清静严谨，心下甚喜。

安老爷便指点给他道：“姑娘，你看，这正面是个正座，东厢房算个客座，西厢房便是你的座落，其余作个下房，这边还有个夹道儿通着后院。姑娘，你看我给你安的这个家可还合宜？”姑娘叹道：“还要怎样？只是伯父太费心了！”说着，又回头四周一看，只见各屋里都大亮的点着灯，只有那三间正殿黑洞洞的，房门紧闭。因问道：“怎的这正殿上倒不点个灯儿？”安老爷道：“我那天不告诉你的，是卯时安位。此时佛像还在我家前厅上供着，等到吉时安位，再开这门不迟。此时开着，防个大家出来进去的不洁净。”姑娘听了这话，益发觉得这位伯父想得到家，说得有理，便请大家西厢房坐。安老爷、安太太一行人也不合姑娘谦让，便先进了屋子。

姑娘随众进来一看，只见那屋子南北两间，都是靠窗大炕，北间隔成一个里间，南间顺炕安着一个矮排插儿，里外间炕上摆着坐褥、炕桌儿，地下也有几件粗木油漆桌凳，略无陈设；只有那里间条桌上放着茶盘、茶碗，又摆着一架小自鸣

钟，四壁糊饰得簇新，也无多贴落；只有堂屋正中八仙桌跟前挂着一张条扇〔一六〕、一幅双红硃笺的对联。

正在看着，仆妇们端上茶来，姑娘忙道：“给我。”自己接过来，一盏盏的给大家送过茶。到了张姑娘跟前，他道：“姐姐怎么也合我闹起这个礼儿来了？”何姑娘道：“甚么话呢，这就算我的家了么！”〔可怜到此复授张姑娘一柄。〕张姑娘道：“就算姐姐的家，可也只好就这一遭儿罢，往后却使不得。”说着，大家归坐。安老爷合张老爷便在迎门靠桌坐下，安太太便陪张太太在南间挨炕坐下，姑娘便拉了张姑娘坐在靠墙凳儿上相陪。

这才扭转头来，留心看那挂的字画。只见那幅对联写道是：

果是因缘因结果

空由色幻色非空

姑娘看了这两句，懂了，〔姑娘“懂了”，姑娘自命为懂耳。过目而不深思，自来天分高者多犯此病。与张太太说“月食我懂的”，固自不同。〕不由得一笑，心里说道：“我原为找这么个地方儿，近着父母的坟茔，图个清静，谁倒是信这些‘因’哪‘果’啊‘色’呀‘空’的壶芦提呢！”看了对联，一面又看那张画儿，只见上面画一池清水，周围画着金银嵌宝栏杆，池里栽着三枝莲花，那两枝却是并蒂的。姑娘看了，不解这画儿是怎生个故事。又见上面横写着四个垂珠篆字，姑娘可认不清楚了，不免问道：“伯父，这幅画儿是个甚么典故？”安老爷见问，心里说道：“这可叫作‘菡萏双开并蒂花’，我此时先不告诉你呢。”因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见那上面四个

字，写得是‘七宝莲池’，这池里面的水就叫作‘八功德水’，这是西方救度众生离苦恼的一个慈悲源头。”〔原来此老也会信口开河。〕姑娘听了，也不求甚解，但点点头。张老爷见这些话自己插不上嘴，便站起来道：“这会子没我的事，我过那边儿帮他们归着归着东西去。早些儿弄完了，好让戴奶奶他们早些过来。”说着，一径去了。

这里安太太合姑娘又谈了一会闲话，东方就渐渐发白起来。安老爷看了看钟，已待交寅正二刻〔寅正二刻。〕，说：

“叫个人来。”一时，戴勤、华忠两个进来。老爷吩咐道：

“天也快亮了，你们把那正房的门开开，再打扫一遍。”二人领命出去。安太太这里便叫人倒洗手水，大家净了手。这个当儿，安老爷出去不知到那里走了一盪，回来道：“姑娘，到正殿上看看去罢。”说着，大家出了西厢房。

天已黎明，姑娘这才看出这所房子一切砖瓦木料油漆彩画一色簇新，原来竟是新盖的，心里益发过意不去，便同大众顺着甬路上了正殿台阶。进门一看，见那屋里通连三间，露明彩画。正中靠北墙安着一张大供案，案上先设着一座一殿一卷雕刻细作的大木龕，龕里安着一座小小的佛床。顺着供案，左右八字儿斜设两张小案，因佛像还不曾请来，那供桌便在东西墙角放着：正中当地又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面铺着猩红毡子，地下靠东西山墙一顺摆着八张椅子，正中地下铺着地毯拜垫。姑娘自来也不曾见过进庙安佛是怎样一个规矩，〔这个连在下也没见过，难怪姑娘。〕只说是找个庙，我守着父母的坟住着，我干我的去就结了。那知安老爷这等大铺排起来，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该是怎样个仪注，更不好一桩桩烦琐人，心里早有些